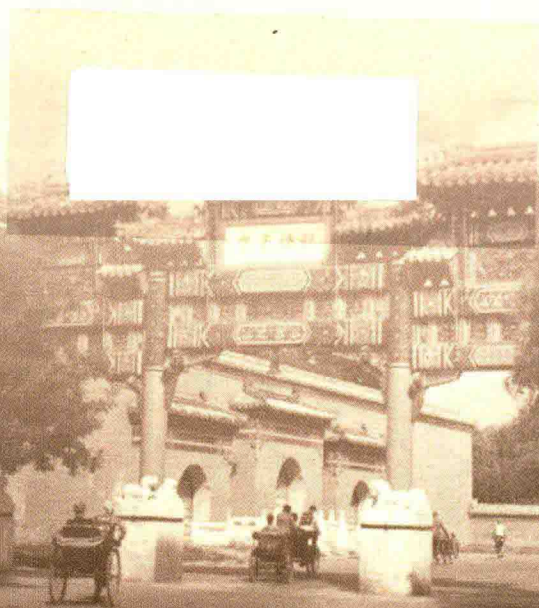


赵珩 口述 审订
李昶伟 录音 采写

百年 旧痕



赵珩 谈
北京



百年舊痕

趙珩



Copyright © 201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旧痕：赵珩谈北京 / 赵珩口述审订；李昶伟录音采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2
ISBN 978-7-108-05477-7

I. ①百… II. ①赵… ②李…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6288号

责任编辑 张 荷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2月北京第1版
2016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23.25

字 数 301千字 图43幅

印 数 00,001—10,000册

定 价 48.00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叙 言

2014年的初春，《南方都市报》副刊通过驻京记者李昶伟找到我，想在他们的副刊“名家访谈”栏目做一个谈百年北京社会生活变迁的连载。此前，李昶伟曾因纪念王畅安先生百年而两次来过我家，采访过我所了解的畅老。后来谈及此事，我也有些犹豫，不知这个题目应该从何谈起。又兼听说在我之前，这个栏目刊登过陈援庵先生文孙陈智超先生谈其祖父陈垣，及宋以朗谈宋家与张爱玲关系的两篇专访，更不敢冒昧应承。后来经昶伟代表《南都》一再鼓励，才勉为其难答应了下來。

关于这个题目，过去也有几家出版单位找过我，都因故推托耽搁下来，这次不知如何阴差阳错地竟在岭南的《南都》连载了一年有余。最后至四十五期杀青，中间除了节假日和一个多月的世界杯足球赛没有版面之外，占用了《南都》这个栏目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自己也觉得很不好意思。

《百年旧痕》的题目是《南都》定的，我也觉得不错，既然是旧痕，也就比较自由，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可以没有什么拘束，不像正经的学术研究文章那样要有完整的系统和严谨的结构。

《百年旧痕》应该说是一部口述史，但是实际上从开始就没有什么计划性，更没有提纲，只是每次设定一个要谈的主题。昶伟每次来，我们都是坐在我书房中固定的位置，一杯茶，一支烟，围绕这个主题聊上两三个小时。昶伟将一支录音笔放在我的旁边，也用笔记本记下一些要点和比较生疏的词汇和人名、地名。她回去后根据录音并结合

一些要点整理成文字，再回发到我的邮箱，由我来最后审订并进行文字修改，然后寄给她转《南都》副刊。每次谈的，大抵够用两期的内容。一年多时间中，寒来暑往，就是这样完成了四十五期的内容。

《百年旧痕》的时间跨度大约是从辛亥以后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从衣食住行到婚丧嫁娶、饮食娱乐、社会工商、医疗卫生、文化艺术、收藏琐事和社会交往等等，所涉猎的是百年来北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南都》主编和责任编辑的意思，是要我尽可能多谈别人所较少涉及的领域，并多谈我亲身经历和所知所闻的内容，故访谈大体秉承他们的意见，后半部的内容尤其如此。

正是由于采取这种口述漫谈的形式，可能整体看来没有很完善的体系，记忆也会有所疏漏，加上主观的成分较多，错谬在所难免。在行文上，也会有不少口语化的特点，因此希望读者不必看作信史，只当作百年社会生活的一点随笔就是了。

不久前去湛江讲座，恰好是四十五期结束，于是在回京前居停广州，与《南都》副刊主编戴新伟和责任编辑帅彦两位青年才俊在陶陶居饮茶一叙，也算为《百年旧痕》画上一个句号。值此，要感谢他们让我占据刊物的宝贵一隅，完成了这个访谈。昶伟一年多来在百忙中帮我录音采写，整理出文稿，也是十分辛苦的工作，衷心感谢她为此付出的劳动。

承蒙北京三联书店不弃，愿将这个连载成书付梓，责任编辑张荷女史又陆续将各期梳理，并重新组合，设定标题，也为此做了很多工作，在此并致谢忱。

由于《百年旧痕》涉及的人物众多，因此在书后附有人名索引，以便读者在阅读时检索。

赵珩

乙未孟冬于轂外书屋

目 录

叙言 1

引子

京城遗痕

北京的城与门 10

北京百年变迁的重要阶段 17

长安居

千门万户的印记 34

穿衣的政治 55

民以食为天 74

民国时期的出行 107

岁时节令礼俗 131

公共视野

民国时期的教育 178

北京的医院 200

北京的公园 215

民国时的北京画坛 232

余音绕梁

民国以来剧场与舞台的变迁 242

京剧的流派与明星 260

京剧科班、堂会与票友 267

我的听戏时光 278

京城音乐之声 288

新旧更替

北京的时尚中心——东安市场和王府井 298

旧时代的社会交往 310

收藏时代 318

文玩业与琉璃厂 335

不离不弃六十年 344

六百年来北京外来人口 353

人名索引 360

引

子

北京建城史

谈到北京百年来的社会生活史，首先要回顾一下它作为一座城市的历史。上世纪90年代侯仁之先生等搞过《北京历史地图集》和《历史上的北京城》，根据青铜器的记载认为当时北京有三千零四十年的建城史，当然后来对此争议也很大。关于北京城的考古我们不去讲它了，北京作为都城来说是从辽开始，辽代的南京、金代的中都、元代的大都、明清的北京这样一路下来，重点是在明代以后，我们今天能够看得见、能够追溯的基本上是明代以后留下的北京。

明成祖定都北京以后，对元大都有过一次大摧毁，叫作灭“王气”。认为元大都作为元朝的首都也是王气所在的地方，新朝建立必须灭亡旧时的王气才能够除旧布新，所以对北京城有一次比较大的破坏。此前辽南京和金中都基本上在一个位置，偏北京的西南部。辽南京又叫燕京、析津府，金中都是在其基础上扩建的。元大都基本是在我们今天北京城这个位置，但是明以后是把大都往南移了。

北京现在有很多地名，地方早就没有了，但是名称还有，比如我们坐地铁还经过的健翔桥、光熙门这些站名，健翔门、光熙门这些门都是元代大都的城门，除了一段土城，早就没有什么遗迹可寻了，但留下了这些名称。明代把整个元大都的皇宫破坏了，只保留了当时的隆福宫，改为明成祖朱棣的燕王府。后来从永乐四年开始，以燕王府为中心，往南部移动，建了整个明代紫禁城，先有了紫禁城，以后再

有北京城。

北京城的基本建成是永乐十九年，也就是从永乐四年到十九年，用了十五年的工夫，比较粗糙地建了紫禁城和北京内城，你想想十五年的时间是很短暂的，不可能建成一个非常完整的城市，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中间还经过了一次战乱，明成祖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往南打，一直打到南京，当时国家首都是在南京，不在北京。

1368年，也就是明洪武元年，徐达打下元大都以后，将元大都改名为“北平”，明成祖时才建都在北京。为什么建都在北京，而且从南京迁到北京？重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北京是燕王朱棣的发祥地，他在这儿被封为燕王；另外还有一个军事上的重要意义，我们知道，元代和清代两朝基本上没有北方边患的问题，元代的北边是自己家的后院，非常的安定。元朝皇帝还时不时从元大都到元上都，就是今天的内蒙古正蓝旗去避暑。清代也没有太大北方边患问题，清代蒙古的势力比较单薄，而且都是皇帝的女婿家，很多公主都嫁给蒙古王公。唯独在元和清之间的明朝，北方边患非常严重，一开始是正北方边患，像瓦剌，“土木之变”英宗被俘虏就是瓦剌造成的。到了明中叶以后又是东北的边患，后金女真崛起，明朝的北边和东北边一直是不安定的。因此，从战略上讲定都北京有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意义，考虑把“北平”改为北京，在北京建首都，最主要的目的是防北边的边患。

永乐十九年基本上建成了一个略正方、接近长方的北京城，当时建筑北京城虽然用了十五年时间，但是动用民夫大概有二十三万人之多，在那个时候动用这么多的人力是不得了的事。当时没有外城，也就是后来的崇文区和宣武区，当然这两个区今天都并入西城区和东城区了，整个形状是一个方框。从明中叶嘉靖三十二年，也就是1553年开始建外城，由于财力不足，本来想把整个内城从南到东、到西、到北整个包起来，但是没有做成，只把南边包起来了。南边包起来以后形成了一个外城，就变成我们汉字里的下大上小一个“凸”字的城市

结构。

明代的北京是这样，清代在这个基础上没有太大的变化，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汉人到南城居住，政府机关都在长安街的两侧，比如六部吏、户、礼、兵、刑、工，现在有个地方叫六部口，就是六部都集中在那儿了。这是清代的北京。

民国北京城：拆瓮城、扒豁子

到了民国，实际上北京城已经开始在拆了，首先拆掉的是什么呢？是东西南北城的瓮城，过去每一个城都有一个瓮城，就是在外城城门和内城门之间有两个城楼。两个城楼中间形成了一个空间，那是瓮城。瓮城的建立对于运输、囤积、驻兵各方面都是一个缓冲地带，在正阳门和箭楼之间也有一个瓮城，那个瓮城里面还有关帝庙、火神庙等，但没有人居住，主要是一些军事设施和管理人员待的地方。民国以后，城墙和城门的军事作用实际上越来越小，因为已经从冷兵器时代逐渐变成现代化武器时代，城门、城墙炮一轰就完，没有太大作用了，所以首先拆除的是瓮城。

民国时还有一个举动是扒豁子，把城墙扒开一个口子叫扒豁子，北京人叫豁子，就像少了一颗牙，门牙豁了。袁世凯时期就开始，到了民国中期以后还扒豁子。北京有些门是有门之名，无门之实的，比如说和平门。和平门是没有门的，和平门对着新华门开了一个豁子。还有两个豁子是日伪时期扒的，就是今天的建国门和复兴门，这两个地方也是没有门。还有北边新街口又扒了一个豁子，就是积水潭那儿。这是民国以后才有的事，明清两代谁敢扒豁子？民国以后，皇权逐渐衰微以后开始大胆地扒。除此之外，从明清到民国，北京城的变化不是很大。

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北京城墙拆得荡然无存，保留下来

的无非三处，一个是德胜门箭楼，一个是正阳门和箭楼，还有东南角楼，其他的全部拆得荡然无存。不仅外城拆，内城里面的中华门也在拆，中华门对着天安门，在今天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那个位置。原来那儿是大清门，中华民国建立，“大清门”要改成“中华门”，把上面的匾翻过来，本来想废物利用，翻过来改成“中华门”挺好。但是一翻过来发现改不了，为什么？因为背后写的是“大明门”，明朝的大明门，清朝初期已经废物利用改了一次，没有余地再改，只好重新做了一块匾——中华门，“中华门”这块匾是后嵌上去的。

扒豁子、拆城墙，王军的《城记》里面讲了很多。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实，从民国开始就在拆，首先拆掉的是瓮城，后来又逐渐拆城门、城墙，包括梁、陈方案不能推行，当时郑振铎是同意不拆城门的，最后也只得妥协，结果没办法还是拆了。城门、城墙的拆建，里面包含了很多政治因素。

北京百年之变

清代康乾时代，北京城在世界城市之林中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早在元代马可·波罗到中国的时候，他就认为大都是东方非常了不起的城市。到了清代，英使谒见乾隆时也讲到北京城的情况，当时北京已经是世界最好的城市之一。但是近代以来，随着国力的衰微，这座城市的发展和建设渐渐变得比较落后。

梳理这段历史，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说这一百年变迁的速度超过了以前的一千年、五百年。从永乐十九年北京城基本建成以后，一直到清代因袭明代北京，这前后五六百年的时间，北京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真正的变化就是这一百年，这一百年又主要是后五十年。这一百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前熟悉的场景如今杳然无痕的太多了。比如北京有一个地方叫贡院，贡院是以前科考的地方，在今天建

国门中国社科院那一带。我小时候还能看到贡院里都是杂草，里面原来是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的，后来格子拆掉了，成为一排一排的排房，没有人住，荒凉极了。贡院原来还存在，后来没有了。

这样的地方太多了，我最熟悉的就是老东安市场。东安市场在清末是个练兵场，后来成了空场儿，商贩开始聚集。后来有铁罩棚，下雨打在上面的声音很大。再后来逐渐有木棚，有顶，那些在我脑中都跟过电影似的，连气味一说都能闻得着：一种地沟的臭味儿混合着煤油灯的味道，因为里面常停电，有很多时候需要点煤油灯，那种味道，那种幽暗的光线，至今记忆犹新。最热闹的地方是东安市场里的十字街，卖各种水果和蜜饯，当时那种喧嚣犹在耳际。

我曾经写过一篇《旧夜》，写当时北京的夜。旧时夜里是什么样的？卖什么东西？从最早开始卖什么，逐渐到深夜是卖什么的，然后天色晚了出现什么声音。有三种声音是最能代表夜的，今天你都听不到了。一个是野猫的叫春声，嗷嗷的那种凄厉的叫声，尤其在冬夜里；一个是老年人的痰喘咳嗽声，因为那个时候生煤火，老年人得气管炎的很多，咳嗽、痰喘在夜里面非常明显；另一个，接近凌晨婴儿的啼哭声，你感到生命的一种蠕动。这些声音在今天的城市楼群里面都消失了。那时候房子都相邻，那种野猫的叫春声、老年人的咳喘声、孩子的啼哭声，形成夜的一种氛围。虽然这种声音并不美，但是它是旧时代夜的那种氛围。现在我们说找不到原来城市生活的痕迹，最关键的还不是找不到那些旧时的遗迹，而是找不到那种生活状态的遗存、生活方式的遗存、生活理念的遗存，这是最大的问题。今天我们花大量财力去复建很多旧时代的四合院，建得再像，也没有原来的生活氛围，看到的天空不是原来的碧蓝天空，春天听不见原来的鸽哨声，夏天听不到树上的蝉鸣和水塘的蛙声，秋天听不到秋虫的鸣叫，冬天听不到胡同前后的叫卖声，生活氛围没了，而那种生活氛围是无法复制的。

日本拍了很多历史电视剧、电影，非常讲究，德川幕府时代就是

德川幕府时代，江户时代就是江户时代，头发的样式与服饰，这个扣子从左扣到右，或是从右扣到左，这个布带有多宽，小到细枝末节都考证得非常清楚。现在我们影视剧写老北京生活的谬误百出，不要说写百年前、八十年前、七十年前，就是写三十年前也漏洞百出，越往前错误越多，错误率甚至可以达到 80% 到 90%，那些生活场景都是今天的人臆造的。

譬如现在的电影、电视剧，大户人家门口挂块匾，你们家姓李，挂一个匾叫李府，把自己家称作“府”，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就连皇亲国戚都不会把醇亲王府、恭王府的牌子挂在门上，更甭说普通的官员或者老百姓。你跟买卖地儿说话，我有钱买你的东西让你送货，也是说送到“鄙宅”“寒舍”，没有说送到“我府上”的。说皇帝食前方丈，真是吃一百多个菜？不是，能吃的菜就那么一些，也不多。有一次，我和资中筠先生聊天，资先生说旧时哪有在家里穿缎子旗袍、高跟鞋的，那不难受死了，这都是没有的事情。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是在用没文化的东西去臆造当时的生活场景，实际上是极不真实的。从前还有人给他们提意见，现在也没人再提了，错误是主流，全是胡扯。

逝者不可追，我们说这些不是怀旧，不是留恋旧时代，而是想着如何让后人了解历史，了解过去人们的生活状态，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还原一部分微观的历史。虽然希望渺茫，但也是我们今天做这个口述的初衷所在。

京城遺痕

北京的城与门

一、“内九外七皇城四”

世界上的城市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摊大饼似的，像上海、伦敦这样的，以一个点，如渔村、教堂、集市等弥漫性发展的城市；另一类是规划型城市，比如罗马、巴黎就是规划型城市，虽然他们跟我们中国人的规划理念不一样。中国人讲究对称，讲究有中轴线，北京从整个城市结构来讲叫“左祖右社”，左边是祖庙，也就是太庙；右边社稷坛。本来还应该说“前朝后市”，从元代来说是前朝后市，可是后来变成了前后都有市，前门外是商业集中的地方，很繁华，这与漕运有着密切的关系。后市从明代以后开始往南移，但后门（地安门）一带也是一个比较繁华的地方。所以左祖右社，前朝后市，这是都城比较规范的一个结构。

有城必然有门，以北京讲，就是内九外七皇城四。

皇城还不等于紫禁城，紫禁城是在皇城里面。皇城最南边元代叫承天门，后来改为天安门，是皇城的正门，地安门在北边。然后是东西两侧的东安门、西安门，这是皇城四门的所在。皇城里面又套了一个紫禁城，紫禁城的南门就是午门，北门是神武门，东门是东华门，西门是西华门，在皇城的外面像俄罗斯套娃似的，又套了北京内城的城门。

内城城门一共是九个，中央一个是正阳门，元代叫丽正门。南边的左边、右边是崇文门和宣武门。崇文门一开始叫文明门，清代改